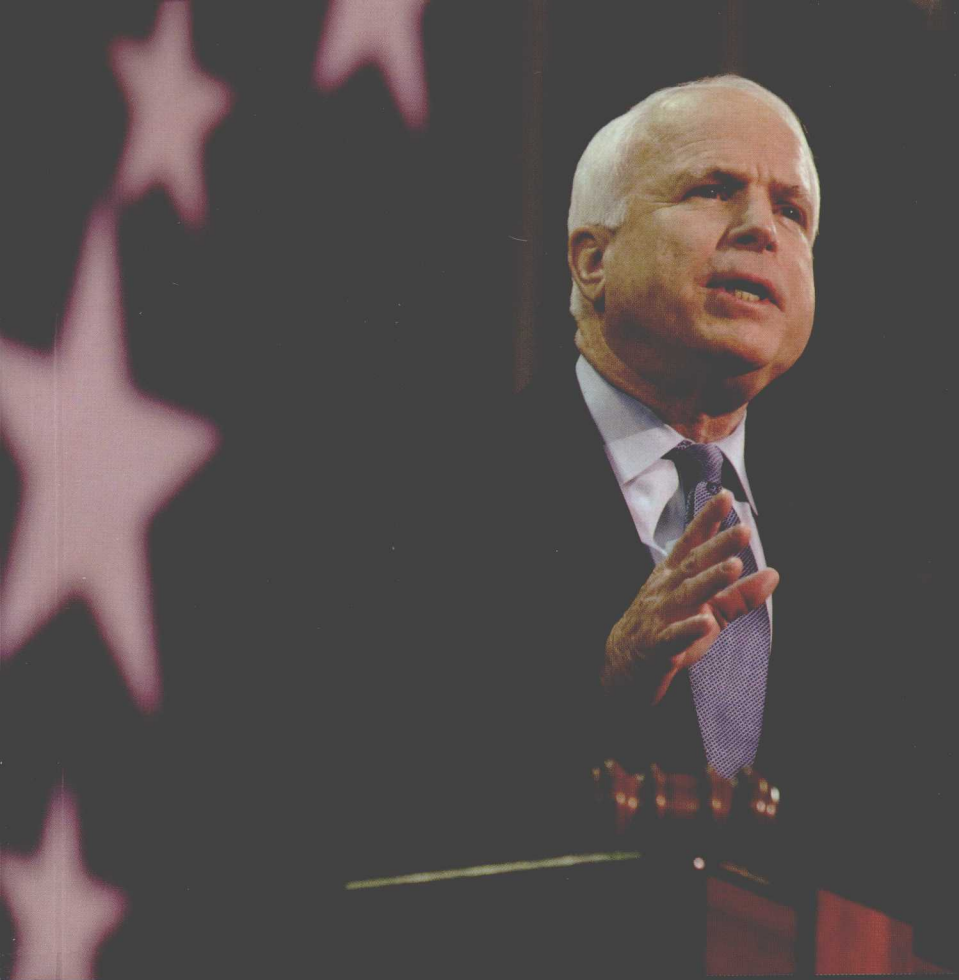




父辈的信念

麦凯恩回忆录

[美] 约翰·麦凯恩 马克·索尔特◎著

文敏◎译

Faith of My Fathe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父辈的信念

麦凯恩回忆录

[美] 约翰·麦凯恩 马克·索尔特◎著
文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2845 号

John McCain and Mark Salter
Faith of my Fathers

Copyright © 1999 by John McCain and Mark Salt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nd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辈的信念/(美)麦凯恩,(美)索尔特著;文敏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739-7

I. 父… II. ①麦…②索…③文… III. 麦凯恩,J.
(1936~)—回忆录 IV. 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838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吴文娟
封面设计:高静芳

父辈的信念

[美]约翰·麦凯恩 马克·索尔特 著
文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4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739-7

定价:27.00 元

编者说明

《父辈的信念》(*Faith of My Fathers*)是美国参议员、二〇〇八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回忆录,一九九九年由兰登书屋出版,曾连续二十四周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颇受西方读者关注。书中讲述其祖孙三代的军旅生涯,以及他们在逆境中表现的追求和信念,并广泛涉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许多重大事件。麦凯恩出生于一个海军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海军上将。祖父在二战后期担任美国海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指挥了从攻占菲律宾到进军日本本土的一系列重大战役;父亲二战时已是潜艇指挥官,后为大西洋舰队两栖作战部队司令,越南战争时期担任美军太平洋地区总司令。麦凯恩本人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也参加过越南战争,一九六七年十月执行任务时在河内上空被击落,此后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一直羁押在河内。本书用了将近一半篇幅叙述麦凯恩的战俘经历,从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角度呈现了那场战争的另一面。

当然,这种基本囿于个人视角的叙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对越南战争作出全面审视与反省。麦凯恩以军人身份的言诉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军人特别是他本人的某种意志和荣誉感,只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行为总结,并不完全代表他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应该说,后来的几十年间,美国朝野各方(政界、军界、思想界乃至广大公众)对于那场战争有过多方面的检讨,作为政治人物的麦凯恩也当从汲取历史的教训。二〇〇九年四月,麦凯恩作为越南政府邀请的客人访问河内,在美女与鲜花的簇拥中重临当年被囚禁的“河内希尔顿”监狱(现已改建成博物馆),此际他心中一定感慨万端。不过这里需要指出,书中记述

的许多细节(包括越方的虐囚行为)的真伪及程度都是麦凯恩的个人视角和他价值观的表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或许在很长时间里仍是人类心中的痛楚。从理论上说,任何叙述都是一种建构,也都可能成为对历史事况的颠覆。因此,这些都需要在阅读中特别加以鉴识。

鉴于这部回忆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与时代的无奈之局,亦考虑到它某一方面的史料价值,我们决定出版其中译本,以便中国读者藉此更多地了解美国军人和政治家的精神世界。

二〇〇九年六月

献 给

唐、安迪、西德妮、麦格汉姆、杰克、杰米和布里吉特

前言

奥斯维辛幸存者维克特·弗兰克尔在论及厄运笼罩下如何掌控自己命运时曾写下过这样令人心动的语句：“一个人可能被剥夺一切，却永远拥有一样：人类自由的最后一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走自己的路。”

我这辈子的许多时间里都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但通常都表现得满不在乎，通常只是出于自负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那些自主行动就是错误的。其中某些错误，幸而并未造成长久的伤害，如今也只是让我觉得尴尬罢了；而有些错误，则会让一个老人回想起来觉得可笑。还有一些，却使我深深地感到后悔。

以往的某些时候，我选择自己的方式既有很好的理由也达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为我犯下的错误道歉。我的悔过是另一回事。当我选择正确，我就能使生活中的诸种因素保持均衡：在骄傲与后悔之间、自由与荣誉之间。

我的祖父是海军飞行员，父亲是潜艇部队的军人。他们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英雄，想要赢得像他们那样的荣誉是我这一生的雄心。如今，他们虽已过世多年，但我仍然尽心竭力以他们所称许的标准为自己的生活标准。他们并非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人，但他们都是真诚勇敢的人，是毕生忠心耿耿的人。

两个世纪以来，我家族里的男性成员都作为军官服役于美国军队投身战场。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这样的家族历史总是让我又敬又怕，有段时间，我曾有意无意地抵制这种从军前景。但当战争向我召唤时，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对我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从我父母亲双方那里，我学会了锲而不舍。而我母亲是个特别有弹性的人，这就使她在两人当中显得更为强势。她的弹性态度和处世得体的方式也传了些给我，这种遗传使我受益匪浅，因此而与众不同。我们这种家庭是在迁徙中生存的，我们的根并非扎在某一地点，而是扎在海军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打乱，但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接受这一事实，并把它看作有趣生活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学院，那是一个既令我怨恨也使我敬慕的地方，那里总是以个人利益须服从更高利益为由来压制我的弹性。我努力抵制它加诸我的影响，我怕它会影响我的个性。但是，在我成为战俘以后，我明白了，一个共享的目标并非对个性的抹杀，恰恰相反，它扩大了我的自我意识。许多勇敢者的实例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这种发现，他们都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自豪，但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是忠心耿耿的人。

自打第一次由于父亲职业的缘故而移居别处，我就成了一个天生的流浪者，一个随心所欲浪迹天涯的人。在这种生活状态中，某些好事儿也会被遗落、被错过。但坏事跟好事一样都会过去。你还得向前走，当坏事在远处晦暗不明地显现时，记住那些好事儿吧。

我把战争丢在身后了，我永远都不会让最糟糕的事情拖住我向前的脚步。

这本书回顾了我的某些经历，记录了那些对我的选择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人。我的平衡感、稳定感是他们所赐。

致 谢

假如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对于这些人我深感亏欠。我的母亲,她是我所知道的天生的讲故事好手,她帮我回忆起我们家庭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我要么记不得了,要么就是闻所未闻。虽说一开始她有些怀疑我写书“只是为了显摆”,但后来她心甘情愿地为我的写作花费时间。我的兄弟乔·麦凯恩,他是我们家庭文件和家族史料的保管人,他在整理材料和核对事实方面给了我无比宝贵的帮助。

我父亲的亲密朋友海军少将乔·瓦赛,他多次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回答我的诸多问题,他让我为身为潜艇舰长、后来升为高级指挥官的父亲深感骄傲。尤其重要的是,他指点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网址: hometown.aol.cm/jmlavelle2,这是瓦赛少将和杰姆·拉维莱的功劳,那上面有关于冈纳尔号,我父亲在二战中指挥过的那艘潜艇上所有船员及军官的信息。他们把那些海军官兵的服役记录生动地挂在网上,我对此真是感激不尽。

我还要感谢海军上将尤金·弗瑞尔,我的老上司,他让我回想起多年前,当我刚开始向一名军士长学习如何成为水手时,自己是多么骄傲。还有资深战地通讯记者迪克·奥马利,他是我祖父的战友和诤友,他给我讲述了老人家在海上闯荡时的许多趣事。

我的老友和同事奥尔森·斯温德尔,他看了我的书稿,并在他认为有自我膨胀之嫌需作删除的地方做了记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让我一生都保持真诚的旁观者,我希望他一直都能够这样。我的海军学院室友弗兰克·盖恩波,他复活了我多年前试图埋葬的胡作非为

的青春记忆。洛纳·柯瑞纳，我亲爱的老友鲍伯·柯瑞纳的儿子，贡献了许多他父亲和我一起的战俘营里的回忆，帮助我厘清了许多时间、地点方面的问题，不然我会完全搞乱头绪。

还有海军学院口述历史项目主任保罗·斯蒂尔威尔博士，慷慨地让我阅读了许多关于我父亲和祖父同时代人的访谈文件，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那些现代美国海军的创建者的人来说，这都是很棒的资料。我感谢克里斯·保罗的帮助，他利用自己的部分假期来对我父亲的文件进行梳理和分类。我还要感谢乔·多诺万，为他成功地追寻到的信息，以及他所拍摄的我差点儿错过的照片。

我还需对另外三人致以特别的感谢。一位是出身于军事院校的越战老兵、极有才华的记者鲍伯·蒂姆伯格，他经常使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他似乎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的鼓励和指导对我非常宝贵。更为关键的是，鲍伯当时建议我和他的代理人菲利普·布劳菲（现在是我的代理人了）见面，菲利普成功地说服了我和马克·索尔特合作写一本好书（之前许多人的游说都被我拒绝了）。他是一个耐心的人，在整部手稿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影响，我的编辑乔纳森·卡帕也是如此。虽说乔纳森是我唯一合作过的编辑，但我真的难以想象一个人怎么可能把事情干得这么漂亮。他和菲利普在与两个业余写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让大家保持融洽与平静的气氛，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最后，马克和我要对我们的妻子献上感谢之情，辛迪·麦凯恩和戴安娜·索尔特，还有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能容忍并要求我们忙自己的事情而暂时放弃更为重要的、更心爱的责任。本书如有价值，当属于以上提到的那些美好的名字。

约翰·麦凯恩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第一部

先贤之信万世永存，
火中不灭刀下犹生；
我众思念先贤圣迹，
心中亦觉踊跃兴奋。

先贤之信，圣洁坚贞！
我愿到死坚守此信。

——弗雷德里克·威廉姆·费柏

“先贤之信”赞美诗^①



^① 这是教会普遍采用的一首赞美诗，词作者费柏(Frederick William Faber, 1814—1863)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诗歌根据《新旧约全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而作，称颂先贤的信心及耶稣基督要爱仇敌的名言。此处引用的是第一段歌词及副歌，译文转自广为流传的赞美诗。

战争与胜利

我有一张祖父与父亲的珍贵合影：老少两代约翰·西德尼·麦凯恩。照片以美军“普鲁多斯号”潜艇母舰舰桥为背景，摄于东京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一两个小时后。之前他们在舰上的特等舱里会了一面，马上又要出发前往不同的地点。从那以后，他们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虽说脸上都带着疲惫，但你还是能够看出他们都有一种释然的表情：父子见面了。我的祖父很喜欢孩子，而我父亲最崇敬的人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我母亲（她是我父亲全然委身的人）曾经这样问过她的丈夫，他爱父亲是否甚于爱她。他的回答很简单：“没错，是这样。”

他们得以重聚的那一天，我的父亲，一个三十四岁的潜艇指挥官和艇上全体官兵正好带着一艘投降的日本潜艇驶进东京湾。而我的祖父（海军上将哈尔西曾将他喻之“我的左臂右膀”）也刚好交出他在哈尔西将军的著名的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指挥权，出席那天早上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那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可以看见自己站在第一排军官的行列里低头观看这个签字仪式。

本来我祖父不想参加这个仪式，当他得悉日本放弃抵抗请求

投降的消息后，当即要求尽快离开战场回家去。

“我压根儿不想看这个受降仪式，”祖父对哈尔西将军说。“我他妈的要赶紧离开这儿。”哈尔西回答，“你也许是这么想的，但你不能走。战争结束的时候，你正在指挥这支特混舰队，我想把历史的进程延续下去。”哈尔西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我祖父回到旗舰上去时，“又是诅咒又是气急败坏地咕哝着。”

大多数见证者都认为，我的祖父在听到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时，跟他身边的人一样表现得兴高采烈。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命令旗舰上的医生开出一瓶医用白兰地，酒杯在舰上所有人的手中传递。他是个诙谐的人，他的幽默有时表现得挺尖刻的。当他们在筹备受降仪式时，他曾对一个朋友这样说，“如果你看到麦克阿瑟在审阅受降文件时手在发抖，那不是他动了感情，多半是想着太多的菲律宾混血美女。”

在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投降条件后的那几天，一些帝国的飞行员既不能接受也无法相信。有几架日本飞机还企图飞过来攻击祖父的特混舰队。他命令战斗机飞行员们击落任何靠近的敌机。“但要以某种友好的方式，”他补充道。

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助手感觉这位老人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作战参谋、指挥官约翰·泰奇（一个很能包容的人，我祖父对他格外倚重）有些担心上司的健康状态。泰奇走到我祖父的舱室，询问他是不是病了。泰奇后来回忆起我祖父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唔，这个投降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震惊。我感到很失落。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知道如何打仗，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懂得如何松弛下来。我真是太沮丧了。”

可是一旦到了“密苏里号”舰上，他又完全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了。他在战列舰的甲板上横冲直撞、呼朋唤友、拥抱狂欢，他

是那天仪式上最活跃的一个。他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说，他发明了三种新鸡尾酒：彗星、天山和零战^①，他解释说，这三个名字代表了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的舰队与之战斗过的日本飞机类型。“每喝下一口，你都可以说一声‘干掉一架彗星’，‘干掉一架零战’。”

哈尔西在回忆录中说，在受降仪式以后，我的祖父对于当初命令他和大家一起上“密苏里号”还是心怀感激的。“感谢上帝你让我留下来，比尔。你好像有比我更好的直觉。”

就在父与子刚刚见面又分手的那天，我祖父立马就着手准备回到加利福尼亚的科罗纳多镇老家去。离开前，他向下属签署了最后一份命令。

在我服役的最后几年里，能在这艘著名的快速航空母舰上战斗使我非常高兴又倍感骄傲。战争与胜利已经把我们紧紧地锻造成一个整体。如果你们能在和平时期获得财富，如同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一样，那么我就是在对十一万名未来的百万富翁说话了。再见，祝你们好运，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麦凯恩

四天后他到了家。第二天，我的祖母凯瑟琳·沃尔克斯·麦凯恩就在家搞了一个欢迎聚会，邻居们还有那些已经归来的海军家庭的朋友都来参加了。我祖父站在人头攒动的起居室里，向大家讲述受降仪式上的细节，一些丈夫成了战俘的妻子在打听她

^① 彗星，日军舰载爆击机，盟军代号 Judy；天山，日军舰载鱼雷轰炸机，盟军代号 Jill，零战，日军零式战斗机，盟军代号 Zeke。

们的丈夫几时能够回家。祖父一如既往地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以彬彬有礼而又令人惬意的态度回答她们的询问。

一些客人留意到祖父似乎不像通常那样情绪高涨，他们觉得他是因为刚刚结束了残酷的战争，而且尚未从旅途的劳顿中恢复过来。

派对进行到一半时，祖父转向祖母说他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就倒下了。出席聚会的一位医生跪下来触摸这位海军上将的脉搏，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抬起头来对我祖母说：“凯蒂，他死了。”

他享年六十一岁。他打完仗就死去。海军内科医生把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归因于“战争最后几个月的紧张使他疲劳到极点。”哈尔西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上将认为，其实他在海上作战时已有心脏病早期症状，但他竭力不让人知晓。卡尼说，“上将知道自己气数将尽，但他不想躺倒，他要回到家后才归天。”

祖父在受降仪式结束后马上抽空去“普鲁多斯号”舰上看我父亲。在美军太平洋潜艇司令官做东的午餐期间，祖父和父亲到一间特等客舱去聊了一会儿。时隔三十年后，父亲对海军研究所的“口述历史”项目组简要地回顾了他们最后在一起的情形。看起来，祖父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让父亲为他的健康担心的理由。“我对他的了解就像这世界上其他任何人一样，唯一有可能了解他的是我母亲。从外表上看他似乎非常健康，”我父亲回忆道。“上帝知道他什么都谈到了，唯独没有任何有病在身的表示。两天后，他死于心脏病。”

除此，对于他们这场最后的谈话就没有透露其他什么内容了。就我所知，我父亲只对海军研究机构的访谈人讲述过这场谈话。

除了说我祖父表面上看起来挺健康之外，我父亲只对那位访谈者说起，祖父认为对原则与国家的关切程度也体现了某种特权，

诸如此类。

他的讣告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及许多主要都市报上。这个国家的许多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都来吊唁我的祖父，其中有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将军和哈尔西将军。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写道：“整个海军都在哀悼。”

一九〇六年的海军学院年鉴表明，我祖父毕业于这一年，编者引用经典词语形容每一位毕业生，在描述我祖父时，所选词语是先知预言式的，引自弥尔顿的话：“没有一种成功来自碰运气。”

福雷斯特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出席了祖父在华盛顿的葬礼，护柩者行列中有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他曾指挥过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美国海军学院院长奥德莱·费奇中将（他身后获得了海军上将荣誉军衔）。之后，我祖父便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我父亲在得知祖父逝世的消息后马上回到了美国，但他没能赶上葬礼。我母亲从华盛顿回来时，看见他站在圣迭戈的停机坪上，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中。这悲哀数年之后才渐渐得以平复。他对我母亲说，他觉得还是没赶上葬礼更好些。“否则那场面可能会要了我的命。”

不过，还有一桩在祖父生命最后时刻发生的事儿没人提起过。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祖父逝世的文章及当时的唁电里都没有提到战争临近结束前祖父指挥的一次战斗。

在不到三个月前，尼米兹将军命令祖父重新担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的指挥官，组成了当时几乎是美军攻占冲绳的全部空中掩护力量。在他重新出任指挥官一个星期后，我祖父和哈尔西将军接到了一份侦察飞机报告冲绳岛南部有一股热带风暴正快速转变为台风的消息。